

革命軍

邹容著

革命軍

邹容著

〔内部读物〕

中华书局

革 命 军

邹 容 著

*

中华书局出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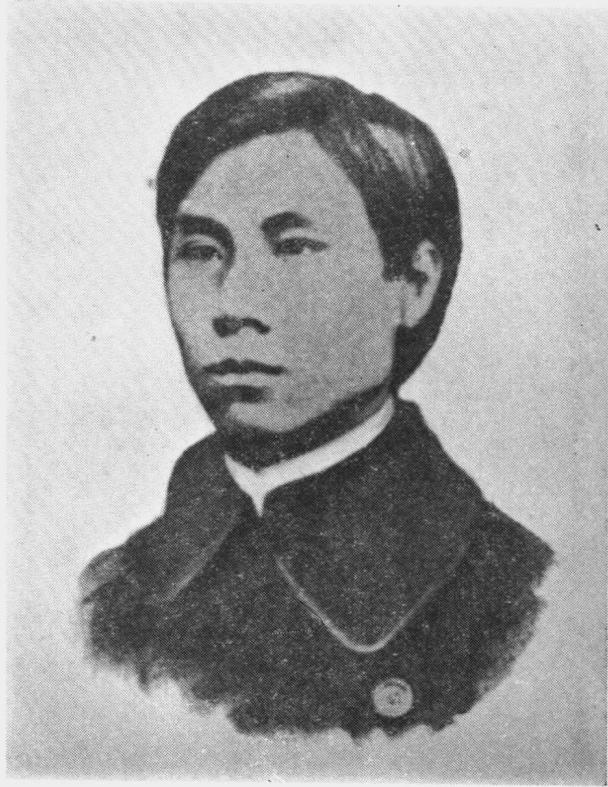
新华书店发行

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1971年9月第1版 1971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1018·620 定价：0.30元



邹 容

(1885—1905)

再版说明

《革命军》一书发表于1903年。作者邹容系二十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代表人物之一。作者摆脱了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,向往资产阶级革命,在书中以激烈的言词鼓吹革命思想,主张推翻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,进行资产阶级革命,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。此书在当时影响很大,风行国内外,曾先后翻印二十多次,上百万册。但是,作者的思想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,虽有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思想,但缺乏强烈的反帝要求。他站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立场上,不能正确区分清王朝统治阶级和满族人民的关系;对汉族和日本、朝鲜种族的关系,持有错误的观点。对当时的农民革命和人民群众的作用,也没有正确的认识。

本书在揭露封建主义,传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方面,曾起了积极作用。遵照毛主席关于“**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,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,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**”的教导,我们将1958年出版的本书校订后再版,作为内部读物,以供干部和史学工作者研究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历史的参考。

中华书局 1971年8月

革命军序

蜀邹容为《革命军》方二万言，示余曰：“欲以立懦夫，定民志，故辞多恣肆，无所回避，然得无恶其不文耶？”余曰：凡事之败，在有其唱者而莫与为和，其攻击者且千百辈，故仇敌之空言，足以堕吾实事。

夫中国吞噬于逆胡已二百六十年矣，宰割之酷，诈暴之工，人人所身受，当无不昌言革命。然自乾隆以往，尚有吕留良、曾静、齐周华等持正义以振聋俗，自尔遂寂泊无所闻。吾观洪氏之举义师，起而与为敌者，曾、李则柔煦小人，左宗棠喜功名，乐战事，徒欲为人策使，顾勿问其是非枉直，斯固无足论者。乃如罗、彭、邵、刘之伦，皆笃行有道士也，其所操持，不洛闽而金溪余姚，衡阳之《黄书》，日在几阁，孝弟之行，华戎之辨，仇国之痛，作乱犯上之戒，宜一切习闻之，卒其行事，乃相谬戾如彼！材者张其角牙以覆宗国，其次即以身家殉满洲，乐文采者，则相与鼓吹之。无佗，悖德逆伦，并为一谈，牢不可破，故虽有衡阳之书，而视之若无见也。然则洪氏之败，不尽由计画失所，正以空言足与为难耳！

今者风俗臭味少变更矣，然其痛心疾首，恳恳必以逐满

为职志者，虑不数人。数人者，文墨议论，又往往务为温藉，不欲以跳跟搏跃言之，虽余亦不免是也。

嗟乎！世皆囿昧而不知话言，主文讽切，勿为动容，不震以雷霆之声，其能化者几何。异时义师再举，其必堕于众口之不俚，既可知矣。今容为是书，一以叫咷恣言，发其惭恚，虽囿昧若罗、彭诸子，诵之犹当流汗祇悔，以是为义师先声，庶几民无异志，而材士亦知所返乎！若夫屠沽负贩之徒，利其径直易知而能恢发智识，则其所化远矣。藉非不文，何以致是也！

抑吾闻之：同族相代，谓之革命；异族攘窃，谓之灭亡；改制同族，谓之革命；驱除异族，谓之光复。今中国既灭亡于逆胡，所当谋者光复也，非革命云尔。容之署斯名，何哉？谅以其所规画，不仅驱除异族而已，虽政、教、学术、礼俗、材性犹有当革者焉，故大言之曰“革命”也。

共和二千七百四十四年四月，余杭章炳麟序。

革命军自序

不文以生，居于蜀十有六年；以辛丑出扬子江，旅上海；以壬寅游海外，留经年。录达人名家言印于脑中者，及思想间所不平者，列为编次，以报我同胞，其亦附于文明国中言论自由、思想自由、出版自由者欤？虽然，中国人，奴隶也。奴隶无自由，无思想。然不文不嫌此区区微意，自以为以是报我四万万同胞之恩我，父母之恩我，朋友、兄弟、姊妹之爱我。其有责我为大逆不道者，其有信我为光明正大者，吾不计。吾但信卢骚、华盛顿、威曼诸大哲于地下有灵必哂曰：“孺子有知，吾道其东！”吾但信郑成功、张煌言诸先生于地下有灵必笑曰：“后起有人，吾其瞑目！”文字收功日，全球革命潮，吾言吾心不已已。

皇汉民族亡国后之二百六十年，岁次癸卯三月 日，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记。

目 录

革命军序(章炳麟)

革命军自序

革命军

第一章	绪论	1
第二章	革命之原因	4
第三章	革命之教育	21
第四章	革命必剖清人种	25
第五章	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	29
第六章	革命独立之大义	34
第七章	结论	37

附 录

一	赠大将军邹君墓表(章炳麟).....	39
二	邹容画像赞(章炳麟).....	41
三	狱中赠邹容(章炳麟).....	42

革 命 军

第一章 绪 论

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，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，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，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，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，黄帝子孙皆华盛顿，则有起死回生，还魂返魄，出十八层地狱，升三十三天堂，郁郁勃勃，莽莽苍苍，至尊极高，独一无二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，曰“革命”。巍巍哉，革命也！皇皇哉，革命也！

吾于是沿万里长城，登昆仑，游扬子江上下，溯黄河，竖独立之旗，撞自由之钟，呼天吁地，破颡裂喉，以鸣于我同胞前曰：呜呼！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；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羈缚，不可不革命；我中国欲独立，不可不革命；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，不可不革命；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，不可不革命；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各国、地球上主人翁，不可不革命。革命哉！革命哉！我同胞中，老年、中年、壮年、少年、幼年、无量男女，其有言革命而实行革命者乎？我同胞其欲相存相养相生活于革命也。吾今大声疾呼，

以宣布革命之旨于天下。

革命者，天演之公例也；革命者，世界之公理也；革命者，爭存爭亡过渡时代之要义也；革命者，順乎天而应乎人者也；革命者，去腐敗而存良善者也；革命者，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；革命者，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。是故一人一思想也，十人十思想也，百千万人百千万思想也，亿兆京垓人亿兆京垓思想也；人人虽各有思想也，即人人无不同此思想也。居处也，饮食也，衣服也，器具也，若善也，若不善也，若美也，若不美也，皆莫不深潜默运，盘旋于胸中，角触于脑中，而辨别其孰善也，孰不善也，孰美也，孰不美也，善而存之，不善而去之，美而存之，不美而去之，而此去存之一微识，即革命之旨所出也。夫犹指此事物而言之也。试放眼纵观，上下古今，宗教道德，政治学术，一视一谛之微物，皆莫不数经革命之掬摭；过昨日，历今日，以象现现象于此也。夫如是也，革命固如是平常者也。虽然，亦有非常者在焉。闻之一千六百八十八年英国之革命，一千七百七十五年美国之革命，一千八百七十年法国之革命，为世界应乎天而順乎人之革命，去腐敗而存良善之革命，由野蛮而进文明之革命，除奴隶而为主人之革命。牺牲个人以利天下，牺牲貴族以利平民，使人人享其平等自由之幸福。甚至风潮所播及，亦相与附流合汇，以同归于大洋。大怪物哉，革命也！大宝物哉，革命也！吾今日闻之，犹口流涎而心痒痒。吾是以于我祖国

中，搜索五千余年之历史，指点二百余万方里之地图，问人省己，欲求一革命之事，以比例乎英、法、美者。呜呼！何不一遇也？吾亦尝执此不一遇之故而熟思之，重思之，吾因之而有感矣，吾因之而有慨于历代民贼独夫之流毒也。

自秦始统一宇宙，悍然尊大，鞭笞宇内，私其国，奴其民，为专制政体，多援符瑞不经之说，愚弄黔首，矫诬天命，挽国人所有而独有之，以保其子孙帝王万世之业。不知明示天下以可欲可羨可歆之极，则天下之思篡取而夺之者愈众。此自秦以来，所以狐鸣篝中，王在掌上，卯金伏诛，魏氏当涂，黠盗奸雄觊觎神器者，史不绝书。于是石勒、成吉思汗等类，以游牧腥羶之胡儿，亦得乘机窃命，君临我禹域，臣妾我神种。呜呼！革命！杀人放火者出于是也！呜呼！革命！自由平等者亦出于是也！

吾悲夫吾同胞之经此无量野蛮之革命，而不一伸头于天下也；吾悲夫吾同胞之成事齐事楚、任人掬抛之天性也。吾幸夫吾同胞之得与今世界列强遇也；吾幸夫吾同胞之得闻文明之政体、文明之革命也；吾幸夫吾同胞之得卢梭《民约论》、孟德斯鸠《万法精理》、弥勒约翰《自由之理》、《法国革命史》、美国《独立檄文》等书译而读之也。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！是非吾同胞之大幸也夫！

夫卢梭诸大哲之微言大义，为起死回生之灵药，返魄还魂之宝方。金丹换骨，刀圭奏效，法、美文明之胚胎，皆基于

是。我祖国今日病矣，死矣，岂不欲食灵药、投宝方而生乎？苟其欲之，则吾请执卢梭诸大哲之宝旂，以招展于我神州土。不宁惟是，而况又有大儿华盛顿于前，小儿拿破仑于后，为吾同胞革命独立之表木。嗟呼！嗟乎！革命！革命！得之则生，不得则死。毋退步，毋中立，毋徘徊，此其时也，此其时也。此吾之所以倡言革命，以相与同胞共勉共勗，而实行此革命主义也。苟不欲之，则请待数十年百年后，必有倡平权释黑奴之耶女起，以再倡平权释数重奴隶之支那奴。

第二章 革命之原因

革命！革命！我四万万同胞，今日何为而革命？吾先叫绝曰：

不平哉！不平哉！中国最不平、伤心惨目之事，莫过于戴狼子野心、游牧贱族、贼满洲人而为君，而我方求富求贵，摇尾乞怜，三跪九叩首，酣嬉浓浸于其下，不知自耻，不知自悟。哀哉！我同胞无主性！哀哉！我同胞无国性！哀哉！我同胞无种性！无自立之性！近世革新家、热心家常号于众曰：中国不急急改革，则将蹈印度后尘，波兰后尘，埃及后尘，于是印度、波兰之活剧，将再演于神州等词，腾跃纸上。邹容曰：是何言欤？是何言欤？何厚颜盲目而为是言欤？何忽染疯病而为是言欤？不知吾已为波兰、印度于满洲人之

胯下三百年来也，而犹曰“将为也”。何故？请与我同胞一解之。将谓吾已为波兰、印度于贼满洲人，贼满洲人又为波兰、印度于英、法、俄、美等国乎？苟如是也，则吾宁为此直接亡国之民，而不愿为此间接亡国之民。何也？彼英法等国之能亡吾国也，实其文明程度高于吾也。吾不解吾同胞不为文明人之奴隶，而偏爱为此野蛮人奴隶之奴隶。呜呼！明崇祯皇帝殉国，“任贼碎戮朕尸，毋伤我百姓”之一日，满洲人率八旗精锐之兵，入山海关定鼎北京之一日，此固我皇汉人种亡国之一大纪念日也！

世界只有少数人服从多数人之理，愚顽人服从聪明人之理。使贼满洲人而多数也，则仅五百万人，尚不及一州县之众。使贼满洲人而聪明也，则有目不识丁之亲王大臣，唱京调二簧之将军都统。三百年中，虽有一二聪明特达之人，要皆为吾教化所陶熔。

一国之政治机关，一国之人共司之。苟不能司政治机关、参与行政权者，不得谓之国，不得谓之国民。此世界之公理，万国所同然也。今试游于华盛顿、巴黎、伦敦之市，执途人而问之曰：“汝国中执政者为同胞欤？抑异族欤？”必答曰：“同胞，同胞，岂有异种执吾国政权之理。”又问之曰：“汝国人有参预行政权否？”必答曰：“国者，积人而成者也。吾亦国人之分子，故国事为己事，吾应而参预焉。”乃转诘我同胞，何一一与之大相对也耶？

谨就贼满人待我同胞之政策，为同胞述之。

满洲人之在中国，不过十八行省中之一最小部分耳，而其官于朝野者，则以一最小部分，敌十八行省而有余。今试以京官满汉缺额观之，自大学士、尚书、侍郎，满汉二缺平列外，如内阁衙门，则满学士六，汉学士四，满蒙侍读学士六，汉军汉侍读学士二，满侍读十二，汉侍读二，满蒙中书九十四，汉中书三十。又如六部衙门，则满郎中、员外、主事缺额约四百名，吏部三十余，户部百余，礼部三十余，兵部四十余，刑部七十余，工部八十余，其余各部堂主事皆满人，无一汉人。而汉郎中、员外、主事缺额，不过一百六十二名。每季《搢绅录》中，于职官总目下，只标出汉郎中、员外、主事若干人，而浑满缺于不言，殆有不能示天下之隐衷也。是六部满缺司员，几视汉缺司员而三倍（笔帖式尚不在此数）。而各省府道实缺，又多由六部司员外放，何怪满人之为道府者，布满国中也。若理藩院衙门，则自尚书、侍郎迄主事、司库皆满人任之，无一汉人错其间。（理藩之事，惟满人能为之，咄咄怪事！）其余掌院学士、宗人府、都察院、通政司、大理寺、太常寺、太仆寺、光祿寺、鸿臚寺、国子监、銮仪卫诸衙门缺额，未暇细数。要之，皆满缺多于汉缺，无一得附平等之义者。是其出仕之途，以汉视满，不啻霄壤云泥之别焉。故常有满汉人同官、同年、同署，汉人则积滞数十载不得迁转，满人则俄而侍郎，俄而尚书，俄而大学士矣。纵曰满洲王气所锤，如汉之

沛，明之濠，然未有绵延数百年，定为成例，竟以王者一隅，抹煞天下之人才，至于斯极者也。向使嘉、道、咸、同以来，其手奏中兴之绩者，非出自汉人之手，则各省督抚府道之实缺，其不为满人攫尽也几希矣。又使非军兴以来，杂以保举、军功、捐纳，以争各部满司员之权利，则汉人几绝于仕途矣。至于科举清要之选，虽汉人居十之七八，然主事则多额外，翰林则益清贫，补缺难于登天，开坊类乎超海，不过设法虚糜之，以戢其异心。又多设各省主考、学政及州县教官等职，俾以无用之人治无用之事而已。即幸而亿万入中有竟登至大学士、尚书、侍郎之位者，又皆头白齿落，垂老气尽，分余沥于满人之手。然定例汉人必由翰林出身，始堪大拜，而满人则无论出身如何，均能资兼文武，位兼将相，其中盖有深意存焉。呜呼！我汉人最不平之事，孰有过于此哉！虽然，同种待异种，是亦天演之公例也。

然此仅就官制一端而言也。至乃于各行省中，择其人物之骈罗，土产之丰阜，山川之险要者，命将军、都统治之，而汉人不得居其职。又令八旗子弟驻防各省，另为内城以外处之，若江宁，若成都，若西安，若福州，若杭州，若广州，若镇江等处，虽阅年二百有奇，而满自满，汉自汉，不相错杂，盖显然有贱族不得等伦于贵族之心。且试绎“驻防”二字之义，犹有大可惊骇者，得毋时时恐汉人之叛我，而羁束之如盗贼乎？不然，何为而防，又何为而驻也？又何为驻而防

之也？

满人中有建立功名者，取王公如拾芥，而汉人则大奴隶如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李鸿章之伦，残杀数百万同胞，挈东南半壁奉之满洲，位不过封侯而止。又试读其历朝圣训，遇稍著贤声之一二满大臣，奖借逾恒，真有一德一心之契。而汉人中虽贤如杨名时、李绂、汤斌等之驯静奴隶，亦常招谴责挫辱，不可向迳。其余抑扬高下，播弄我汉人之处，尤难枚举。

我同胞不见夫彼所谓八旗子弟、宗室人员、红带子、黄带子、贝子、贝勒者乎？甫经成人，即有自然之祿俸。不必别营生计，以贍其身家；不必读书向道，以充其识力；由少爷而老爷，而大老爷，而大人，而中堂，红顶花翎，贯摇头上，尚书侍郎，殆若天职。反汉人而观之，夫亦可思矣。

中国人群，向分为士、农、工、商。士为四民之首，曰士子，曰读书人。吾见夫欧美人无人不读书，即无人不为士子。中国人乃特而别之曰士子，曰读书人，故吾今亦特言士子，特言读书人。

中国士子者，实奄奄无生气之人也。何也？民之愚，不学而已；士之愚，则学非所学而益愚。而贼满人又多方困之，多方辱之，多方汨之，多方鬻之，多方贼之，待其垂老气尽，阉然躯壳，而后鞭策指挥焉。困之者何？困之以八股、试帖、楷摺，俾之穷年矻矻，不暇为经世之学。辱之者何？辱之以童试、乡试、会试、殿试（殿试时无坐位，待人如牛马）。俾之行